

孫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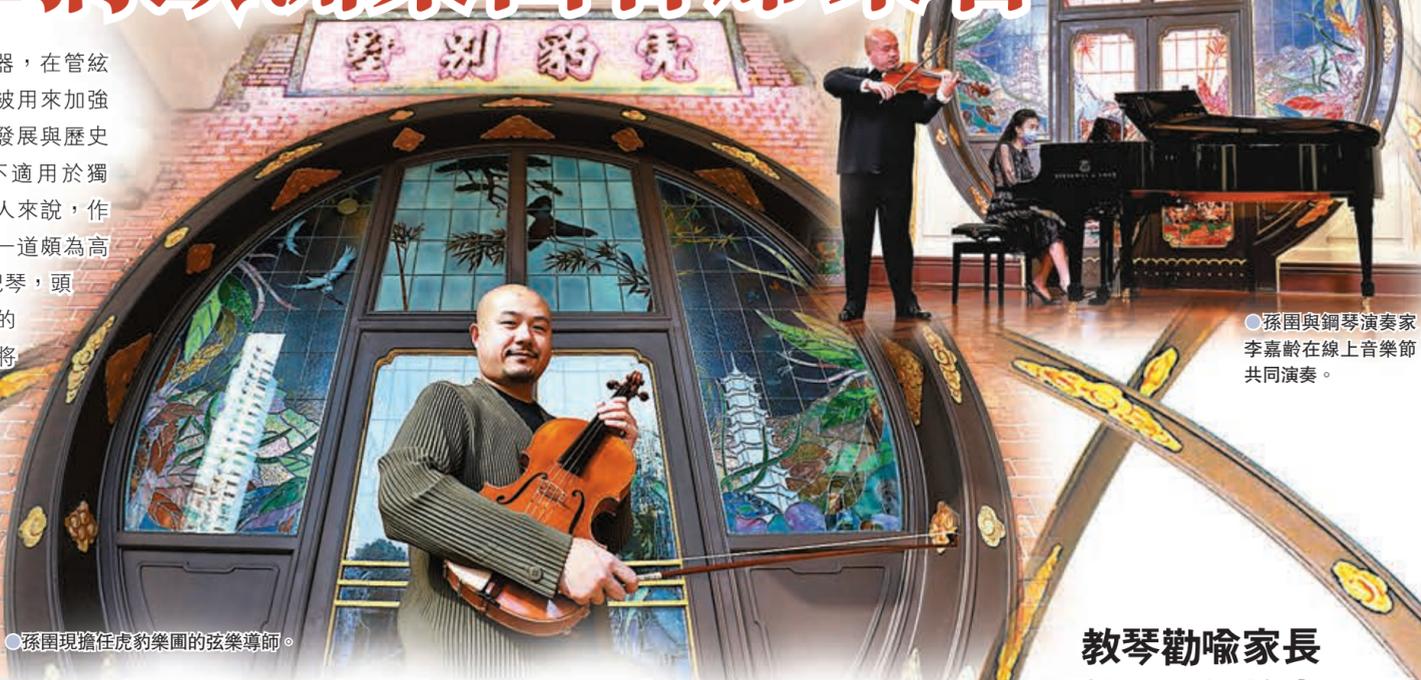
中提琴演奏家

逆流而上摘歐洲樂團首席榮譽



中提琴是一種西洋樂器，在管絃樂曲與室內樂曲中，常被用來加強節奏或填補和聲，它的發展與歷史和小提琴近似，但多不適用於獨奏。在歷史的進程中，對於中國乃至亞洲人來說，作為西洋樂器的發源地，歐洲的音樂殿堂有一道頗為高階的門檻。而中提琴演奏家孫園，帶着一把琴，頭也不回地從上海走向了柏林，在那道隱形的門檻上築了一道階梯，奮力走了上去。在將近十年的時間中，一步步用音樂的力量為自己摘得首席的榮譽。

採訪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茜
攝影：香港文匯報記者



● 孫園與鋼琴演奏家李嘉齡在線上音樂節共同演奏。

訪

那天，為了讓拍照效果更自然，他站在虎豹別墅的彩繪扇門前，隨手拉起了隨身攜帶的琴，悠揚的曲聲在幽靜的空間徐徐流出，在不大的演奏廳裏縈繞，聞者自醉。孫園說：「其實比較習慣於在聽眾的地方演出，因為有氣息、節奏的交流，那樣的氛圍與其它別的環境不可比擬。」

然而，今年因為眾所周知的緣故，虎豹樂團的演出只能以線上的形式進行，但好的地方在於，是次網上音樂節匯集強強聯手，雲集星光熠熠的國際級演奏家、樂團、音樂人共同演出。

「找水比較淺的地方過河」

孫園打趣地形容，中提琴事實上是一種比較「尷尬」的樂器。相對於小提琴、大提琴等比較熱門的樂器，中提琴似乎顯得「冷門」了一些，但千軍萬馬過獨木橋，選擇中提琴作為自己主要研習的樂器，對於孫園來說，是「找水比較淺的地方過河」。「中提琴其實比較少人學，雖然它作為一個獨奏樂器不佔優勢，如果真的要作為職業的話，中提琴樂手在一個樂團中所佔的數量比例和小提琴相差不大，但是小提琴等於『一大群鯉魚跳龍門』，而中提琴則是一小撮。」孫園自認是一個「不喜歡太多嚴重考驗的人」，所以在這個機會率下，他選擇了競爭力的優勢，一路學了下來。

不過，儘管自認不愛過多挑戰，但從上海音樂學院畢業後，他還是選擇了前往德國柏林進修，「中提琴始終是一種西洋樂器，德國是古典音樂的發源地，音樂就像學習語言，你得到它的『家



● 孫園現擔任虎豹樂團的弦樂導師。

裏」看看，真正地看古典音樂在那裏是怎麼演奏的。」為了追求音樂的純粹，他覺得應該要走上這條道路遠行。

亦步亦趨的努力得到認同

孫園對於柏林的喜愛是很天然的，那裏的音樂氛圍、藝術氣息、高質的展覽與音樂會讓他感覺如魚得水，「一開始的時候看別的音樂家演奏，確實是有點仰視的感覺。」但是，很快孫園便發現，亞洲人，尤其是中國人，有身體結構上的優勢——關節比較小、相對比較靈敏。「有可能是因為我們用筷子的緣故，雖然我們的絕對力量可能比較弱，但小關節和小肌肉群的敏捷度是特別好的，」他說，「所以說，在技術上不存在太大問題的時候，就可以真正放手腳去學他們音樂上的東西。」

就這樣，2007年，孫園抱着志志卻堅定的信念報考了柏林愛樂樂團，這對於中國人來說史無前例的，「對於現在整個世界的音樂界來說，中國人進入國

際上的樂團不是什麼新鮮事了，因為確實中國的進步很快，和別的國家再沒什麼界限，但是當年這是罕見，甚至沒有發生過的。」他說。

隨後的兩三年中，孫園隨團到維也納、巴黎、薩爾茨堡、盧塞恩、華沙等地巡迴演出。孫園坦言道：「一開始的時候雖然覺得既然考了就一定要進樂團，但是自信程度其實是不夠的。」隨著演出的經驗增加，他的自信心亦因為逐漸得到認可和褒揚遞增，孫園開始心無旁騖地鑽研技巧和音樂的內涵。

疫情中聯中西音樂以饗樂迷

虎豹樂團於日前舉行了「Heritage x Music Festival On Air 遊藝活樂線上音樂節」，糅合一級歷史建築虎豹別墅中西之美、匯聚中西音樂無界限的氛圍，為一眾樂迷提供獨特和充滿豐富文化氣息的美妙音樂體驗。孫園說：「虎豹樂團其實每一年的冬天都會有小型的音樂節，有各種形式的音樂，但是今年很遺憾無法延續這個活動。」他自言原意是為苦悶的香港樂迷帶去一些音樂的色彩，但是沒想到最後卻同時引來了一些國外的聽眾，擴大了受眾群，這是意外的收穫。

虎豹樂團策略夥伴香港中樂團彈撥小組亦參與演出，演奏風格各異的傳統與現代作品。壓軸音樂節表演將由香港新晉無伴奏合唱組合 VSing 吾聲，以豐富多變的和音和用聲技巧，營造美妙人聲的音樂節奏，展現香港新星的音樂才華，為音樂節畫上圓滿句號。

離開了樂團數年，孫園有時會有懷念的感受：「在樂團中一百多個人出來的音樂氛圍是很不一樣的，我在未來也有可能回去歐洲，再到德國拉樂團。」

音樂節表演者還包括虎豹樂團一眾星級導師，透過音樂發放正能量，用音樂回饋社會，為每一位香港人在抗疫情期間打氣，錯過音樂節的音樂愛好者可於虎豹樂團 YouTube 免費重溫音樂節精彩演出。



● 香港中樂團彈撥小組亦有參與線上音樂節演出。

教琴勸喻家長 放平心態教育



在柏林愛樂樂團任客座中提琴演奏家的日子過得很快，孫園的演奏經驗與技巧已經爐火純青，又經過了兩年時間在瑞士巴塞爾交響樂團任職首席中提琴後，他決定停下腳步，更多地關注在自己的生活、家庭上，於是便來了香港，加入虎豹樂團，任教小提琴、中提琴和室內樂小組。

對於香港這一代的小朋友「人均樂器」的現象，孫園認為每件事都有兩面性，對於未來的音樂藝術環境來說當然是好事，「但是，家長不能用希望每個孩子都變成郎朗、李雲迪的心情去做教育這件事，」他說道，「音樂是一種流動的藝術，它不可以用結果來判斷成效，同時也要考慮『倖存者偏差 (survivorship bias)』，比如我們經常聽到一些老人說，『還是老的東西好用啊』，但那是因為壞了的東西，你沒看見。」孫園認為，學習樂器要有好的心態，最重要便是為小朋友們培養好的音樂品味、提高情操，「也就是說，家長不能只看到那些成功的『郎朗、李雲迪』們，也要看看千萬萬在這條路上放棄了、失敗了的『郎朗、李雲迪』們。」

● 孫園認為音樂是一種流動的藝術，不可以用結果來判斷成效。



「八十後」夫妻費梁 葉昌媛的「探蛙」人生

「時不我待，只爭朝夕！」這是我國著名動物學家費梁、葉昌媛夫婦對自我的要求。今年84歲的費梁與82歲的葉昌媛，同是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兩棲爬行動物研究室研究員，從事兩棲動物研究整整60年。

1956年，費梁與葉昌媛同年考入四川農業大學畜牧專業，畢業後，兩人都進入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工作。1963年，有着共同語言、共同理想的兩人走到了一起，結為夫妻。「很多西方國家19世紀之前就對本國的物種有了深入研究，出版了很多著作。我們國家兩棲爬行動物研究起步較晚，新中國成立前，已知的兩棲動物種類僅100種左右，而兩棲動物是國家的重要生物資源，必須把牠們研究清楚。」費梁說。

因為工作性質的要求，懷揣着為國家填補兩棲動物研究空白的夫婦二人，到野外工作成了他們的「家常便飯」。春去冬歸，一走大半年，是他們幾十年的工作常態；豌豆為主食，辣椒為蔬菜，住帳篷，睡糧倉，是他們野外工作的真實寫照；穿沙漠，走高原，探山林，他們尋遍了祖國的大江南北。

「野外工作不是遊山玩水，每天都十分緊張。兩棲動物大多是夜行動物，所以我



● 費梁(右)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標本觀察室與學生交流。



● 費梁在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兩棲爬行動物標本館內查看標本。



● 1994年，費梁(右)、葉昌媛夫婦在四川省峨眉山考察。

們每天下午都會算着時間，趕在天黑前到達採集地，採集標本回到駐地後必須馬上處理，凌晨一兩點才能躺下休息。休息四五個小時天剛亮就要起床，幫我們採集標本的老鄉這時會帶着標本來敲門，我們又要開始忙了。」葉昌媛說。

著作等身 退而不休

據了解，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標本館內的11.7萬號標本中，費梁參與採集和整理的標本有近一半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，費梁、葉昌媛夫婦二人先後退休。雖然退休，但擔負着重要科研任務的二人依然堅持工作。在建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的中科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科研樓裏，二樓最西邊的房間成了費梁、葉昌媛夫婦退休後的新辦公室。在這個不足20平方米的辦公室內，夫婦二人一幹又是20多年，一部又一部重要學術著作在這裏誕生。

60年來，費梁、葉昌媛夫婦累計發表論文近200篇，出版專著28部，專著、論文總字數多達1,366萬字，附圖1.5萬



● 費梁、葉昌媛展示1992年他們在四川發現的峨眉林蛙手繪形態圖。

餘幅。發現新物種72個，建立新屬24個、新族15個、新亞科6個、新科1個……由費梁、葉昌媛夫婦牽頭的「中國兩棲動物系統學研究」項目團隊首次完成了國家級兩棲動物物種編目，編研的《中國動物誌·兩棲綱》、《中國兩棲動物圖鑑》、《中國兩棲動物彩色圖鑑》，被稱為中國兩棲動物資源最完善的「報告」。在2014年度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上，這一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。

在費梁、葉昌媛夫婦每完成一部著作或一項科研項目時，兒女和同事總以為他們這下該好好休息享受生活，可老兩口一次又一次地選擇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

2016年，費梁、葉昌媛夫婦編寫的長達1,040頁、約200萬字的英文專著《Amphibians of China (中國兩棲動物)》(上卷)正式出版。今年，該書中卷已完成初稿，將向出版社交稿。夫婦二人計劃再用三四年完成該書下卷的寫作。「中國兩棲動物學研究必須與國際接軌，這本書對國際學術交流十分重要，我們積累了一輩子，現在正是出成果的時候，必須爭分奪秒地工作。」費梁說。 文、圖：新華社



● 費梁(左)、葉昌媛夫婦在辦公室觀察標本。